

基于阴阳学说探讨“异类相制”*

张林落^{1,2}, 唐蕾¹, 周静¹, 徐勤磊^{1,△}

(1.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康复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0; 2. 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异类相制”是近年新提出的中药减毒配伍新理论,它源于中医药传统理论和临床实践,具有丰富的内涵、具体的应用形式和一定的临床指导价值。“异类相制”与阴阳关系密切。阴阳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是“异类相制”的重要理论基础;阴阳对立互制和互根转化是“异类相制”减毒的途径,阴阳自和平衡是“异类相制”减毒的核心;“异类相制”是阴阳对立统一整体观指导下中药减毒配伍实践的创新发挥和应用。本文试从阴阳角度对“异类相制”做出简要分析,以期从基础上解读其理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内涵和指导临床实践。

关键词: 阴阳; 异类相制; 配伍减毒

中图分类号: R 28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3649 (2024) 08-0035-04

Discussion on “Different Phase System” of Compound Detoxification Compatibility from Yin and Yang/ZHANG Lin-luo, TANG Lei, ZHOU Jing, et al// (1. Health and Rehabilitation College of Jiangsu Nursing Vocational College, Huai'an Jiangsu, 223000, China; 2. First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Heterogeneous Phase System” is the latest proposed new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xicity reduction and compatibility. It originates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and clinical practice, and has rich connotations, specific application forms, and clinical guidance value.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terologous phase system” and yin and ya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y of yin and yang opposition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oncept of “heterogeneous phase system”; The mutual oppo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yin and yang are the ways to reduce the toxicity of “heterogeneous phase system”, and the balance of yin and yang is the core of “heterogeneous phase system” in reducing toxicity; The concept of “heterogeneous phase system” is a specific innovative application and play of the Yin Yang theory to guide the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toxification and compatibilit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provide a brief analysis of “heterologous phas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in and yang, in order to further elucidate its theoretical basis and help better understand its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guide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Yin and Yang; Heterogeneous phase system; Compatibility attenuated

“异类相制”是指有毒中药通过与不同性味、功效中药的合理配伍,可以调其偏性、制其毒性,既能减轻或消除药物毒性,又能全面兼顾病情、增强药效^[1]。阴阳学说是中医药理论的核心,如《景岳全书》所言:“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2]。目前从阴阳学说角度探讨药物配伍减毒理论的研究较少,“异类相制”理论作为中药配伍减毒新理论,其中蕴含丰富的阴阳思辨思想,本文试从阴阳角度剖析和诠释“异类相制”。

1 “异类相制”概述

1.1 “异类相制”的溯源 “异类相制”是在“七情”和“君臣佐使”基础上,结合国医大师周仲瑛清络通痹方(雷公藤复方)的配伍减毒实践,总结提炼而来的^[3]。

复方减毒配伍肇始于“七情”与“君臣佐使”。其中,相畏相杀和佐制是减毒的常用配伍。团队研

究诸多减毒配伍后发现,相畏相杀和佐制的配伍往往具有明显不同的性味、功效,如生姜和半夏,是辛润升散解表与温燥化痰降逆的配伍,作用走势和功效不同。由此,产生了“异类相制”配伍减毒的初步设想与假说,即:不同性味、功效药物的合理配伍能够相互制约,减轻药物毒性。

团队在跟随周仲瑛教授学习期间,发现周老的经验方—清络通痹方(由雷公藤、生地和三七等组成)中使用有雷公藤,但并未出现肝毒性,其减毒配伍引起了团队的重视和思考。在周老指导下,团队研究该方配伍后发现,雷公藤苦寒,通络祛邪,有大毒,生地甘寒,滋阴扶正,生地减轻雷公藤肝毒性体现了扶正制毒和甘苦相制减毒;三七甘苦温,化瘀止血,亦有补虚之功,三七减轻雷公藤肝毒性体现了扶正制毒、甘苦相制和寒热相制减毒^[4]。后续研究也证实,清络通痹方中起主要减毒作用的是生

* 基金项目: 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学术传承与传播专项项目(编号: CI2022E028XB); 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面上项目(编号: 23KJJD330001);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科研创新研究团队项目(编号: SHCXTD 2023052704)。第一作者: 张林落, 博士, 讲师, 主治中医师, 研究方向: 中医药高职教育、科研和临床, E-mail: 13674991073@163.com。△ 通讯作者: 徐勤磊, 博士, 副教授, 主治中医师, 研究方向: 中医药高职教育、科研和临床, E-mail: 421695297@qq.com。

地和三七^[5-6]。由此,总结提炼出“异类相制”的三种主要应用形式:性味相制、异效相制和扶正制毒。随后,团队以清络通痹方为载体,对“异类相制”展开了系统研究。药理毒理学亦从不同角度对“异类相制”进行了阐释:即不同药物配伍可以影响药物有毒物质成分的溶出、有毒物质内外源代谢通路、药物毒性成分结构变化,可以增强机体系统的保护能力^[7]。

1.2 “异类相制”的配伍应用 “异类相制”主要有性味相制、异效相制和扶正制毒三种应用形式^[1]。

性味相制又分寒热相制和五味相制。寒热相制即药物的寒凉和温热之性可相互制约以减轻其偏颇毒性。寒凉可清热,温热可散寒。如乌梅丸中以辛温燥热的细辛(小毒)、川椒(小毒)和附子(大毒)等,配以苦寒的黄连、黄柏,寒温并用,相反相制,既减轻了附子等药的温燥毒性,又避免了黄连和黄柏的苦寒败胃,减毒又增效。五味根据其趋向、作用不同,亦有相互制约之能,五味相制主要有辛酸相制、苦甘相制和辛甘相制。如《医学衷中参西录》的振颓丸,将苦温的制马钱子(大毒)和甘味的白术等配伍,白术味甘可缓马钱子苦温燥烈之毒,又可助马钱子缓急止痛。

中药有其独特的功效和主治病证,有毒中药通过与不同功效中药的合理配伍,也可起到减毒和增效的作用。如桂枝芍药知母汤,针对风寒湿外侵关节而又化热伤阴之证,寒温并用,扶正祛邪并施,桂枝、麻黄祛风散寒,附子(大毒)温经止痛,白术、防风祛风蠲痹,知母、芍药养阴清热,生姜、甘草和胃调中;针对风寒湿化热伤阴的复杂病机,不同功效的药物配伍协同作用,知母和白芍同时又能制约附子毒性和麻桂的辛散躁动,减毒同时又增效。

正邪相对而言,邪气能伤正,扶正可祛邪。毒药治病时,常有伤正之弊,故临床应用时,常配伍扶正药物以制毒,即补益肝肾、益气养血等扶助人体正气以制毒。如治疗少阴阳衰兼津伤气耗的四逆加人参汤,在附子(大毒)、干姜温阳散寒救逆的同时,又用人参和甘草补土健脾、大补元气以扶正,诸药合和,扶正与祛邪并进,既增强了疗效,又减轻了附子之毒。毒理研究^[8]也证实,与单用附子相比,附子与人参配伍可增加大小鼠半数致死剂量和半数中毒剂量,表明人参能减附子之毒。

1.3 “异类相制”的内涵 “异类相制”立足点在“异类”,即中药的性质不同,主要的属性有异,具体可表现为四性不同、五味有别、趋向走势相对、功效作用差异等,或者兼而有之。“异类”不仅局限于中药的功效作用不同,因为中药的性味是功效的基础,与其对应的功效密切相关,是临床用药组方的核心。“异类相制”的关键是在合理配伍下的“相制”,即合理配伍下性质不同的药物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临床可具体表现为寒热相制、五味相制、

异效相制和扶正制毒。故“异类相制”的内涵可概括为“相反相制、相辅相成”,即对立统一,起到合和平衡的减毒作用。

中药是一个具有物质基础、性味、归经、升降浮沉等多部分组成的整体,药物发挥作用,具有复杂整体性。复方配伍是多个中药的有机组合,其发挥作用更具有复杂性,必须基于整体观去认识,而从整体观解读也相对容易。单味中药性能有整体性,配伍后的复方性能亦具有整体性,故“异类相制”虽然配伍形式多样,减毒机理丰富,仍具有阴阳整体性,存在阴阳对立统一的关系,以实现相反相制、相辅相成。

2 阴阳学说是“异类相制”的重要哲学基础

阴阳是“异类相制”的重要理论基础,具体而言,阴阳自和平衡是“异类相制”减毒的核心,阴阳对立制约和互根转化是“异类相制”减毒的途径。

2.1 阴阳自和平衡是“异类相制”减毒的核心 我们常说的中药毒性主要是狭义之毒,指的是药物产生对机体明显损害的作用^[9]。中药毒性主要源于性味之偏而超出机体一定范围的自我调节机能,即《类经》所说“所谓毒者,因气味之偏也”,故毒性可视为中药整体性能之偏和机体之间的不平和所致,而减毒则是调整药物整体性能至与机体平和的过程,即《素问·至真要大论》讲的“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10]。

阴阳具有维持“自和”的特性,这是阴阳对立和互根基础上动态运转的结果,也是事物发展的需要。阴阳达到“自和”的前提是阴阳之间大致动态的平衡,故《淮南子·汜论训》云:“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中和”也是中医药防病治病的核心与灵魂所在^[11]。阴阳自和平衡是“异类相制”配伍减毒的核心思想,它通过不同性质类型中药的合理配伍,以达到性味、升降浮沉和功效等作用上的平衡及其与机体之间的和谐状态,从而减轻或消除药物毒性。阴阳维持整体自和平衡是“异类相制”减毒的核心,也是复方配伍减毒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医学整体观与和谐观的集中体现。中医药用阴阳的“不平和”来描述人体的病理过程,用“调和”阴阳消长之间的平衡来描述人体生理及中医治病的过程,“阴阳之要,阳密乃固……因而和之,是谓圣度”,通过四诊八纲等辨证在整体复杂的动态中寻找“不平和”,包括中药复方“异类相制”等治疗则是使人体恢复“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平和状态^[12]。

2.2 阴阳对立制约和互根转化是“异类相制”减毒的途径 阴阳对立互制又互根转化,即对立统一,是实现“异类相制”减毒的途径,只有在阴阳互根互制的动态消长转化中才能维持整体的自和平衡,以实现减毒。

阴阳对立必然存在互制,是“万物之纲纪”,具有普遍性。不同阴阳属性下的中药性味之间存在相

互制约,以性味为基础的升降浮沉、归经、功效主治等药性功用之间同样存在制约,制约其偏性是减毒的基础。如真武汤中附子(大毒)和芍药的配伍,芍药之寒凉酸涩可制约附子之辛温燥散,通过制约其辛燥,能够减轻附子的毒性。

阴阳对立和互根,使阴阳向着对方运转,这是维持整体自和平衡的途径手段,只有消长转化才能使“不平和”转化为“平和”。“效毒二重性”是药物的基本特性^[13],中药的功效和毒性具有共同的物质、性味、归经等基础,二者难以截然分开,在科学配伍前提下,可以发生减毒与增效的转化。不同性味、功效的中药与有毒中药合理配伍后,相互作用,使复方的性味等整体发生“合和”的转化,从而实现减毒。“异类相制”本质是性质类型即阴阳属性不同的药物合理配伍,通过性味、功效、正邪等对立互制和消长转化的作用,达到整体的合和平衡,以减毒。

3 “异类相制”是阴阳学说在中药减毒配伍实践中的创新发挥

“异类相制”是在阴阳学说指导下,结合传统中药配伍减毒理论和临床实践总结提炼而来,同时也是阴阳对立统一整体观在中药减毒配伍中的创新发挥。

3.1 性味和异效相制主要是复方内部整体阴阳对立统一的拓展应用 中药是一个整体,不同中药配伍后的复方也是一个有机整体,其整体阴阳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每味药物有其独特的性味、功效,有其自身的阴阳,药物配伍之后,亦有复方整体之阴阳。“异类相制”基于复方阴阳整体观,提出不同性味、功效的药物配伍之间存在制约减毒的作用,即性味相制和异效相制。

在辨证前提下,复方中不同药物与有毒中药的合理配伍,通过煎煮等,药物不同物质成分、性味、功效等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新的整体。中药复方的不同性味、功效之间,亦存在对立互制及转化的关系。性味相制和异效相制主要从配伍药物之间的阴阳对立制约关系着眼,可通过抑制毒性物质溶出和改变有毒物质的代谢通路等来减毒。如孙龙等^[14]利用高度选择性和灵敏度的三重四级杆质谱(LC-MS/MS)进行检测,来比较雷公藤组和雷公藤配伍三七组中3种毒性成分(雷公藤甲素、红素和内酯甲)的溶出变化,结果表明,不同性味、功效的三七配伍后能通过显著抑制雷公藤3种毒性成分的溶出,从而减轻雷公藤的肝毒性。

3.2 扶正制毒主要是复方-人体整体阴阳对立统一的创新实践 药物与其作用的人体亦是一个整体,其整体阴阳之间亦存在对立制约、转化与和合的关系。“异类相制”又从复方-人体的整体阴阳观,创新性提出扶助人体正气以制约药物毒性的配伍,即扶正制毒法。扶正制毒着重从接受药物作用的机体角度考虑,强调通过健脾益气、滋补肝肾等扶助“正气”来化“毒”,以减少机体对有毒物质的吸收

或/和增强对有毒物质的代谢。

有毒中药有其偏性,可导致机体损伤,而人体具有自我调节的保护机能,即正气,正气是人体阴阳的太和之气^[15];有毒中药作用人体后,会损伤肝肾、消耗气血等,使阴阳失和;反之,顾护脾胃、补益肝肾、益气养血等扶助正气,亦可以制毒^[16],其主要是通过增强机体的自我保护功能实现的,也即《黄帝内经》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雷公藤通过胃肠给药作用于人体,首先会损伤脾的运化和胃的通降,出现消化系统毒性;其次经过肝肾代谢,也常会损伤肾功能等。通过配伍益气健脾的甘草、补益肝肾的女贞子等中药,能顾护正气,增强机体的调节保护作用,从而减轻雷公藤的毒副反应。有研究显示,雷公藤配伍滋阴补肾的生地,能使雷公藤组大鼠中雷公藤甲素的最大血药浓度下降,半衰期延长,作用时间相对延长,雷公藤甲素在肝脏、肾脏中的分布均下降,代谢时间延长,结果表明,生地能通过减少雷公藤甲素等毒性成分的吸收、延长作用时间^[17]来减毒。

4 总结

“异类相制”源于中医药传统理论和临床实践,内涵丰富,有具体的配伍形式,便于应用。“异类相制”与阴阳关系密切。阴阳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是“异类相制”的重要理论基础;“异类相制”是阴阳对立统一整体观在中药配伍减毒实践中的创新发挥。明确阴阳与“异类相制”的关系,有利于更深刻地理解“异类相制”,更好地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 [1] 周学平,冯哲,周玲玲,等.基于“异类相制”理论探讨雷公藤的复方配伍减毒[J].中医杂志,2018,59(09):725-727,732.
- [2] 明·张介宾著《景岳全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 [3] 周学平,周仲瑛,金妙文,等.清络通痹颗粒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阴虚络热证63例临床研究[J].中医杂志,2003(03):191-193.
- [4] 孙珊珊,周学平,朱华旭,等.基于“异类相制”理论探讨中药的“毒”“效”物质基础[J].辽宁中医杂志,2023,50(05):56-60.
- [5] Zhou J, Li M, Yu Z, et al. Protective effect of Qingluotongbi formula against Tripterygium wilfordii induced liver injury in mice by improving fatty acid β -oxidation and mitochondrial biosynthesis[J]. Pharm Biol, 2023, 61(1): 80-88.
- [6] Zhang L, Zhou J, Feng Z, et al. Qingluo Tongbi Formula Alleviates Hepatotoxicity Induced by Tripterygium wilfordii Hook. F. by Regulating Excessive Mitophagy Through the PERK-ATF4 pathway[J]. Front Pharmacol, 2022, 13: 918466.
- [7] 张林落,周学平.从七情和君臣佐使配伍理论探讨“异类相制”[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2,37(02):655-658.
- [8] 周思思,马增春,梁乾德,等.人参附子不同比例配伍对小鼠急性毒性的影响[J].天津中医药,2013,30(01):43-46.
- [9] 陈岩,唐莹莹,杨莉,等.“有毒”中药生物碱类成分的毒性及代谢研究进展[J].药学报,2023,58(11):3285-3295.

基于“升清降浊”探讨针刺治疗失眠的取穴思路*

梁俊杰¹, 孟言², 邸学士¹, 张佳佳³, 王新茹¹, 白鹏^{1,Δ}

(1.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针灸科, 北京 100029; 2. 北京市隆福医院针灸科, 北京 100010;

3.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针灸科, 北京 100700)

摘要: 失眠是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之一, 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失眠与气机升降失常有关, 在“升清降浊”理论指导下, 提出“首先降浊、重视升清、活转枢轴、不忘调神”的治疗原则, 降浊取穴内关、中脘、三阴交, 升清取穴百会、大横、气海、足三里, 枢轴取穴天枢, 调神取穴百会、神庭、神门、三阴交。诸穴相伍发挥清升浊降, 神安其位的作用, 以达治病求本的目的, 为失眠的治疗拓宽思路。

关键词: 升清降浊; 失眠; 针刺; 取穴

中图分类号: R 246.1, R 256.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3649 (2024) 08-0038-03

Based on “ascending clear and descending turbidity”, the idea of acupoint selection for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insomnia was discussed/LIANG Junjie¹, MENG Yan², DI Xueshi¹, et al // (1.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Depart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Beijing 100029, China; 2.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Department, Beijing Longfu Hospital, Beijing 100010, China)

Abstract: A insomnia is one of the common neurological diseases,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nsomnia is related to the disorder of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of qi activ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eory of “ascending clear and descending turbidity”, the treatment principle of “first descending turbidity,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ascending clear, activating pivot, and not forgetting to regulate spirit” is put forward. The acupoints of descending turbidity are Neiguan (PC6), Zhongwan (CV12), Sanyinjiao (SP6); the acupoints of ascending clear are Baihui (GV20), Daheng (SP15), Qihai (CV6), Zusanli (ST36); the acupoints of pivot is Tianshu (ST25); the acupoints of regulating spirit are Baihui (GV20), Shenting (GV24), Shenmen (HT7), Sanyinjiao (SP6). The combination of various acupoints plays the role of clearing ascending, turbid descending, and tranquilizing the position,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reating the disease and broaden the thinking for the treatment of insomnia.

Keywords: Ascending clear and descending turbidity; insomnia; acupuncture; acupoint selection

失眠症, 属中医“不寐”范畴, 是以频繁而持续的入睡困难和(或)睡眠持续困难并导致睡眠感不满意为特征的睡眠障碍。中国内地成人有失眠症状者高达 57%, 远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1]。失眠严重损害患者的身心健康, 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对个体及社会构成严重的负担。本病的现代医学治疗方式一般以口服药物为主, 如苯二氮 8 类受体激动 3 0 床治疗拓宽思路。

剂、褪黑素受体激动剂、抗抑郁剂、抗精神病药等。虽然这些药物可以有效改善失眠症状, 但是存在不同类型的不良反应^[1]。针刺作为失眠的一种治疗方式, 其安全性高, 不良反应小, 可接受度高, 临床疗效好^[2]。本文拟从“升清降浊”理论为出发点, 基于升降功能探讨针刺治疗失眠, 旨在为失眠的临床

* 基金项目: 2022 年青年岐黄学者培养项目(国中医药人教函[2022]256 号)。第一作者: 梁俊杰, 博士研究生。Δ 通讯作者: 白鹏, 博士, 主任医师, 博士研究生导师, E-mail: baipeng1978@163.com。

- [10] 田代华整理. 黄帝内经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 [11] 魏思维, 张景明, 李影琳芝, 等. 基于“致中和”探析从脾胃论治抑郁症的机制 [J]. 陕西中医, 2023, 44 (9): 1269-1272.
- [12] 张其成. 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仁、和、精、诚”四字的内涵 [J]. 中医杂志, 2018, 59 (22): 1895-1900.
- [13] 王晓清. 确定中药毒性的依据 [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10, 8 (13): 157-158.
- [14] 孙龙, 张本永, 朱华旭, 等. 清络通痹精简方中雷公藤“异类相制”减毒机制的化学基础 [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 2017, 23 (11): 50-54.
- [15] 彭重善. 郑钦安卢铸之医学讲授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 299.
- [16] 李长青, 周学平. 中药复方配伍扶正制毒法精微探要 [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1, 36 (12): 7093-7095.
- [17] Zhang B, Zhang Q, Liu M, et al. Increased involvement of Panax notoginseng in the mechanism of decreased hepatotoxicity induced by Tripterygium wilfordii in rats [J]. J Ethnopharmacol. 2016, 185: 243-254.

(收稿日期 2024-01-18)